

先躺好，本君再告诉你

1、

次日。

渠因从床榻上醒来时，有几分晕眩，似乎自己已经睡了好久。

她运功调了下内息，却发觉并未有多少波动，按理说昨日她动用了神魔之力，体内的仙气和魔气会再次失去了平衡。莫非是.....泽尹他帮了她。

脚尖触地，推开房门，朝院外走去。

未到时，便听闻院外的凉棚里的声响。

「战神平时要做些什么啊？」湘湘好奇地问道。

「打打架，喝喝酒咯。」

「有玉皇大帝吗？长什么样你见过吗？」

「有啊，人又老又呆的，都没几个表情。」



「那你比玉皇大帝厉害吗？你是六界里最厉害的神吗？」

「没和天帝打过不知道，但他们说本君是本君就是咯。」

「那渠因姐姐是仙女吗？」

「湘湘，吃饭时别说话。」

「哦，扇子哥哥。」

渠因从木阶上款款走下，青色裙裾随着步伐轻拂蠕动。

张招财见到她，忙热情招呼，殷勤道，「渠因姐姐，我今日给你带了油条、豆浆、烧饼、烧麦、花卷好多好多好吃的，你快过来坐。」

说着就立马移出一个石椅，还抹了抹上面的尘土。

陈扇朝他翻了个白眼，「得了吧，这般讨好，也不见昨日是怎么个龟孙样。」

张招财面色难看，十分委屈，嘀咕道，「我胆子小又不是一天两天了。」

渠因并未入座，她问道，「小扇子，奶奶去哪了？」

「渠因姐姐，奶奶昨日见你昏迷，心急地守着你到半夜，她现在还在歇息呢。」陈扇走上前去要搀扶她，「渠因姐姐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」

「我没事。」她拍了拍陈扇的肩膀，「我去医馆了。」

她正要走时，陈扇叫住了她，「奶奶说，要让这位战神在这暂时住下，渠因姐姐你愿意吗？」

「知道了。」她回首一睇，那人从方才起就坐在那，手里握着茶杯，盯着她淡笑，茶香热气拂在他俊秀面容上，隐隐绰绰，煞是好看。

他闻言一动，「打搅了。」

渠因只点了头算作回应，便背起药箱出了门。

2、

远山雾霭，绿树葱葱。雨后，去医馆的山路在有几分泥泞。

「你的性子一直以来都这么冷的吗？」不知何时，泽尹出现在她身侧。

渠因斜斜睨了他一眼，「这些天战神跟着我，有何目的？」

泽尹早知会被戳穿，他的确自从两人在苍炎岛初遇后就跟着她，他并未刻意隐藏气息，但渠因即便察觉，也似毫不在意般。

他朗笑道，「本君若说并无所谋，你可信？」

那女子红唇轻启，毫无起伏，「战神每日都无事做吗？」



「还真被你猜对了。」俊眸里含着慵懒的笑意，「太无趣了，不如跟着渠因姑娘，看姑娘悬壶济世，打退恶人来得精彩。」

她冷然道，「言重了，我身在魔族中，战神还是不要和我有来往得好。」

「渠因姑娘不必多虑，有本君在你身边相助，若是发生昨日的事情也好帮你解围，」他走到她身前，拦住她，「你说是不是？」

「那有劳了。」她微微颌首，绕过他向前走去。

斯人已远。泽尹叹了口气，这女子还真是不近人情，也不知光玄那货是如何能和她「交情尚可」的，怎么换成自己差别那么大？

要说目的所图，他眸色一暗，守护你，算不算？

3、

医馆外，守着一堆病患的家属，见着渠因，倒有几分畏惧地往后退了几步。

「渠因姑娘，让我把我家老头儿带回去吧。」

「还有我家女儿，已经半个多月没见着了。」

「还人！还我家夫君来！」

.....



渠因走上石阶，挥手施法将医馆大门打开，「人，你们可以带走，但带走了就别奢望中毒的人能活下去。」

「这.....」

这下群众们皆是迟疑，一时间竟不敢轻易上前。

「大家听渠因姑娘的吧，本君愿为她作保，定能治好村民。」

泽尹走到她身侧，底下一群人忙纷纷跪下。

「多谢战神！」

「有了战神这话，我们大伙就放心了。」

「诶，你们该谢的是这位渠——」他转头一瞧，渠因早已入了医馆内，只留下空气。

4、

馆内。

「以毒解毒，甚是巧妙。」泽尹虽不似光玄那般懂医理，但好歹能凭着十七万年的见闻看出个一二来。

她拿着药单在药柜上寻着，半晌道，「你挡住我抓药了。」

他倒没让开，反而略俯下身，凑近她的眉眼，「渠因姑娘一身的好医术，是从哪学来的？」

「药王莫怀。」她回答得直截了当，惜墨如金。

泽尹却似早已知晓般，也不为难她，让开了身，走了出去。

院里有棵桃树长得还算壮实，他飞身而上，侧坐于枝干上，双手枕在脑后，斜斜地透过药房的窗，凝视着药房里的人。

她一如初见时自己被她掳去山洞时那般，写药方，翻医书，抓药，捣药，时不时会看着某个方向若有所思，周围的一切宛如被施了结界术，与她无干，这也是他能毫不掩饰地盯着她的原因。

绝尘，倘若你还在，见到了她，会是怎样一种心情？

午后的阳春三月，清风徐来。

他阖上眼帘，衣和发都飘飘逸逸。

5、

七万年前，神魔大战。

起先，天族被围困，节节败退，主将绝尘被魔族大军掳去。

是泽尹临危受命，带领援军重击魔族，百年胶着作战下，魔族最终选择了撤兵。

四海将重复太平时，他却执意要进攻魔界。

「泽尹上神，魔族退兵，我族万万不可恋战。」



「混账！那我大哥怎么办？他被魔族俘虏七十年，生死未卜，他是为了天族而战，竟落得如此下场！」

「上神三思，魔界险恶，如今天兵重创，切莫为了一人而葬送万人！」

他冷睇眼前跪倒的一众将领，脱去战甲，将帅印交出，拂袖而去。

「天族不救他，本君便自己走一遭。」

他一人只身闯魔界，浴血奋战，带着满身的伤，终是到了魔族殿前。

绝尘，与他同修习于父神座下，待他如兄长的人，此刻正站在魔族殿前，仍是光明如日月般高不可攀。

恍若隔世，他生涩道，「大哥。」

「泽尹，我说过，你确实比我更适合战神一职。」绝尘淡笑，走下台阶，拍着他的肩膀，「往后，应当已天下众生安危为己任，切不可再那么自由散漫。」

他疑惑，正要开口，却见一粉粉嫩嫩的团子抓住绝尘的衣摆，「这是.....」

那粉团子害怕地使劲往绝尘身后躲，「爹爹。」

泽尹不禁感觉一阵晕眩，「她唤你『爹爹』？」

敢情我在前线杀敌紧张得什么样，你这家伙在魔界过得滋润嘛，连孩子都长那么大了。

「我知你恼我，但她确实是我女儿。」绝尘俯身一把抱起了那粉团子，哄她道，「夏夏，去找娘亲告诉她，今日练功莫再折了后山的一片花海。」

「反正每次都是娘亲毁一遍山林，爹爹就再种出一片山林来。」

那粉团子在绝尘身上蹭了好一阵，才甘心下地跑开了。

「大哥，我只问一句话，你跟不跟我走？」

绝尘却苦笑道，「我走不了。」

「为何？！你我和光玄三人，自有记忆起便相处至今，你更是我心中唯一的大哥，」他握住绝尘的臂膀，「是因不舍你的妻孩吗，那便带走啊，即便是魔族人，即便遭人非议，那又有何不可？」

「泽尹你.....」绝尘没想到泽尹能对魔族如此没有芥蒂，果真心性还是简单通透，顿了顿，「可我爱上的人是长月。」

长月，怎么会是她？

长月原先乃魔族公主，刚刚继任魔君。

一拳打在绝尘的脸上，他并没躲开。



泽尹拎着他的衣襟，想骂醒他，「两军交战，不怨那些受牵连的无辜族民，你爱上谁都可以，可你竟爱上敌族首领？我又为何费了十日的功夫闯魔界来见你？身为主帅，你又将那些逝去的六界冤魂置之何处？」

「神魔之战，并非事出于长月，此前魔族兵权也未在她手上。我助她夺得魔君之位，她按照约定撤兵。」绝尘神色微动，「再者，情爱之事，本就难以……」

泽尹眸色灰暗，松开了手，质问道「，天族的一切，和她，你究竟选谁？」

缄默了许久，绝尘道，「父神卜算出我终有一情劫在魔界，这消息被天族知晓，在为我践行的酒里，有一味噬情散，一旦动情便会一点一点地消耗精血，最后陷入万劫不复。今日，便是我在这世上的最后一日。」

「你跟我回去，父神救得了你。」泽尹胸膛涌动着愤然，「天族怎肯如此薄情！你为了苍生——」

他眼前这骄傲了上万年的身姿却缓缓跪下，宛若青山石崩。

「大哥对你所求仅有三件事：

其一，望你和光玄承下神职，不找天族寻仇。

其二，若你在他日有缘再见到我妻儿，求能保他们周全。

其三，愿你杀了我，再过片刻毒发，我会死得更加痛不如生。」



日光下，绝尘的身边似笼罩着冷冰冰的肃意，他惨然一笑，

「我毒发后，会更加狼狈骇人。她见了，该更伤心的。」

6、

大哥.....

睁开眼，阳光晒得人暖意洋洋，他微眯了眼。

「泽尹君。」

低头一见，桃树下站着个女子，青衣缱绻，桃花瓣随风飘落在她周身，绰约缥缈。

他从树上纵身跃下，笑问道，「找本君有何事？」

「我的药方中需一味青蟒血清，不知可否劳烦泽尹君同我走一遭？」

「姑娘既然开口，本君怎可不答应？」他懒懒地抬了抬眉梢，最近没找人打架，正好活动活动筋骨。

渠因微微颌首，转身带路，却觉发梢微动，她停下了脚步。

一只手取下了她发丝上的花瓣，渠因微怔在原地，见眼前的男子嘴角轻扬起，噙着笑，深色漆黑的眸子里似有点点繁星。

7、

「苍炎岛的青蟒？」他走在她身侧，略一思忖道，「取它的血液倒不是件难事，不过青蟒的行踪诡谲，可能会耗上一阵。」

渠因点头道，「青蟒以红岩果为食，守着红岩树便可。」

红岩树长在泉眼边，并不难寻觅。

泽尹带她到红岩树边的山洞里暂且坐着等，青蟒性子怯懦怕生，见到人影，怕是不敢靠近。

可这下的空气仿佛凝固，略有几分的尴尬。

「渠因姑娘，」某人试着在十万岁的年龄差中找着话题，「你平日里除了治病救人，可有别的喜欢做的事情？」

「厨艺。」她淡淡道。

修行之人早就可以不进饭食，更何况是凡界的食物，这让他更难以理解。

此路不通，那就另辟蹊径。

「本君看姑娘上次手上以笛子为法器，想必也是位喜爱乐理之人，」他看向他，俊眸含笑，「正好本君也略通——」

「我并不会吹奏。」她手里化出碎玉笛，翠色的玉笛晶莹剔透，闪着光泽，「这笛子只见过血。」

泽尹见她盯着那笛子出神，也不好打断。

半晌，渠因低声道，「昨日多谢你出手。」

「应该的。」他随口应道，后觉得古怪，便补了一句，「本君早就看那金光老头不顺眼很久了。」

「你和光玄，一早就同我爹认识？」

他微愣，玩笑道，「确实，你爹绝尘是本君拜把子的大哥，按辈分，你该称本君声『叔』。」

她略微抬眼，「我是我，我爹是我爹，战神不必因此对我有所照拂。我既已决定以『渠因』的名字活着，就是不愿……」

「不愿面对自己的出身？」他黑眸里有东西在一点点地凝结，「本君虽没见过你母亲，但她能让绝尘那素了十几万年的神动心，想必是个绝世佳人。」

渠因不语，站起身，便要朝洞外走去，手腕却被拉住。

「绝尘，是本君杀的。」他的声音克制，有化不开的伤感，「你不想听听吗？」

8、

「后来，我以我的破空剑穿透了大哥的胸膛。」此刻，泽尹的心间也似有一把破空剑般残酷地割着，他强忍道，「按照他的遗愿，我用化骨水化了他的仙体。」

曾经，绝尘说，与其让长月因他的死而痛心，不如让她恨他，以为他终是难以放下仙门正统的偏见，难以接受六界对他的指

摘才选择远走高飞的。

「你知道，我娘亲等了他多久吗？」渠因的贝齿紧紧咬着下唇，许久才道，「她整整等了他两万年，直到她死的那一刻都相信我爹一定会回来的。」

「渠因.....」泽尹想上前安慰，手在触到她肩上的那一刻，渠因运功飞出山洞，她手里握着碎玉笛，冲向前来觅食的青蟒。

胸中澎湃翻涌，她冷汗涔涔，以碎玉笛划破青蟒的皮肉。

那青蟒吃疼地摆动起来，它被激怒了，眼底闪着青光，蛇头正要向她撞去。

青蟒狰狞的牙嘴在她瞳孔里不断放大，渠因方一凝聚内力，胸口便似针刺一般，眼前发黑，一下子停在空中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她的腰间托了一只手掌，旋身转动，转瞬毫发无损地落了地。

泽尹出手凝住发狠的青蟒，怪道，「没事吧，你怎躲不过区区的青蟒？」

青蟒虽是灵兽，却不是凶猛的类型，也不难对付。以她昨日与金光上神交手的功底，不该如此被动。

「别碰我，让开！」渠因冷冷地推开他，随即飞到那青蟒身边取它的血液。

泽尹点漆的眸子幽幽深深，方才她眼眶微红，是哭了吗？



9、

夜晚，泽尹坐在台阶上喝酒，余光里瞥了眼陈扇，那孩子从刚开始，看他的眼神就多了几分敌意和警惕。

「小鬼，有话快说。」

陈扇不情不愿地走到了他面前，挡住了月光。

「喂，你今日是不是惹了渠因姐姐伤心？」陈扇双手撑腰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想让自己看上去严肃成熟些。

泽尹的手撑在身后，漫不经心道，「她是不是哭了？」

「你！」陈扇气急道，「还有脸说？」

在泽尹看来陈扇还是毛孩子，便故意逗他，「你渠因姐姐是见到青蟒被吓哭的，本君可没欺负姑娘家。」

他本是胡诌一番，不曾想陈扇脸色难看得很，仿佛真的相信了似的。

「你们今日遇上了.....青蟒？」

「是啊。」泽尹古怪地看了他一眼，喝了口酒。

「你不知道渠因姐姐最怕蛇吗？即便平常见了路边的小青蛇，渠因姐姐都会避开，更何况是体型庞大的青蟒？」

难道还真的是这原因？？？



泽尹差点呛住，连连咳了好几声，「她个能吊打上神的人物，竟然也会怕蛇？！」

可一想到渠因那冰冰冷冷的模样，会怕路边凡界的一条小蛇，泽尹觉着有几分意思，不禁低低地笑了。

陈扇皱了眉头，不悦道，「喂，你该不会是在憋什么坏主意吧？我警告你，不准拿这件事去捉弄渠因姐姐！」

陈扇走后，泽尹才回想起今日，渠因本就厌烦他跟着，却反常地邀他一道去取蛇血清，原是这个缘故。

为何她不早些说？

这样，他便不会让她一人面对青蟒了。

泽尹对着月亮，将酒壶里的酒一饮而尽，五味杂陈。

绝尘，你家闺女还真是让人捉摸不透，什么事都不说，又像是心里藏着很多事似的。你让我照顾她，还真是会给我找事做。

即便她不说，不让人靠近，但于泽尹而言，法子，还是有的。

10、

无忧宫。

「明忆石给我。」泽尹拦住了刚要从正殿里走出来的光玄。

光玄淡淡地睨了他一眼，「你如今改做劫匪生意了？」



「借我一用，有要事。」

「你能有什么事？」说着，光玄绕开他向前走去。

「老规矩？」

光玄还未回答，肩头便被用力一掰，他微一转身，格挡住了泽尹的拳。

刹那间，两道身影旋身而上，过着招式。

底下开枝早已见怪不怪，唯独心疼着这无忧宫别再被打破一角，上回修补废了好长时日呢。

半柱香过去了，光玄立在房檐上，略微被击退了一步，他把明忆石扔给泽尹。

「谢了。」泽尹捏着这普通的灰色石头，要不是他信得过光玄，早就以为光玄是随便拿块鹅卵石糊弄他。

光玄不紧不慢理着方才乱了的衣襟，「你要对谁用明忆石？」

「当然是我侄女。」他笑道，看着光玄迷惑的样子有些好玩。

「茯夏？」光玄神色微动，半晌道，「泽尹，你最好别插手她的事。」

泽尹敛了笑，「为何？」

「天命不可违。」



「整日神神叨叨的。」泽尹嘲弄道，消失在他面前。

光玄轻叹了口气，来到墨池边，伸手一挥，天命书浮现。

果真如他所料，泽尹和茯夏这两人的命理是相克的。

正是因此，光玄虽远比泽尹先认识茯夏，但从未向泽尹提起过她，也不向他透露任何有关绝尘后人的消息。

可现今，一切都仿佛不受控般地发展起来。

11、

夜色里，渠因屋内。

泽尹一推开门，就侧身避过几根闪着寒光的银针。

渠因平日里睡得极其浅，一有动静会醒来。

她站起身，警觉道，「你要做什么？」

泽尹走近她，俯下身附在她耳畔，「先躺好，本君再告诉你。」

此时，渠因才首次感受到身边这男子强大的气，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压迫感，神力深厚到几乎难以想象。

她冷声道，「出去！」

「渠因姑娘，失礼了。」



泽尹点了她脖颈的睡穴，将她抱到床榻上。

眼前的女子只着单衣，如瀑的青丝披在肩上，肤如凝脂，唇若点朱。

鬼使神差，他竟有些慌乱。

许是做这事不太娴熟，毕竟自己将要用不光彩的手段地去偷看一个人的记忆。

泽尹想了许久，终是把明忆石放在了手心里，随即握住了渠因的手。

她的过往，是怎样的？

12、

握住她手的那一刻，周围仿若天旋地转，漆黑的夜亮了起来。

泽尹发现自己站在一静谧幽深的庭院里，有虫鸣鸟叫，暗香扑鼻。

明忆石能让使用者进入他人回忆中最深刻的几个片段，他静踱步，想找到渠因的身影。

忽而，一个粉团子从他身侧跑了过去，却没注意到脚下的台阶，跑得急了便一个趔趄要往前摔。

泽尹下意识要把那粉团子捞起来，却发觉自己的手穿过了她的身体。原来使用者在他人回忆中只能是旁观者一般的存在，没

有人能看见，也没有人能触碰。

这下那粉团子就真摔惨了，直直地脸朝地，四肢服服帖帖地摔在地上。

虽然显得不厚道，但泽尹还是被她憨憨的模样给逗笑了。

可很快，他就笑不出来了。

他再次见到了绝尘。

那冷若冰山，高不可攀的父神座下首席仙使快步走来，扶起那粉团子，柔声安慰起那哭得像小花猫一样的女孩，还用干净的袖子给她擦泪。

泽尹差点扶额，绝尘这副模样，说是冰山崩了也不为过，简直就是一滩温水。

「夏夏伤到哪了？」

「好痛.....哪都里都好痛，」那粉团子抽抽搭搭，小脸上尽是委屈，还不忘控诉着罪魁祸首，「是那台阶害夏夏摔倒丝的。」

得了吧，虽然年岁小，可不是肉骨凡胎，摔个跤还能全身痛？

泽尹对小孩子从来都不大上心，甚至会觉得烦人。

可绝尘听完那团子说的话后，紧张得额上冒出了汗，眼神活像看着个易碎的陶瓷娃娃，又是劝又是哄。泽尹惊得说不出话来，仿佛十万年来相处的是另一个人罢了。

很快，那粉团子的哭声小了，水汪汪的眼睛盯着绝尘握在指尖的玉笛不放。

乐音灵动悠长，似山间淌淌而过的溪水，涤荡着心灵里的晦暗和烦乱。

泽尹一时间思绪也有些被拉长，他也曾听过绝尘吹笛，可却是高不可攀的清冷感，如今这笛音竟如暖水般的温和。

「爹爹，这笛子送给夏夏好不好？」

绝尘一愣，颇有几分无奈笑道，「碎玉笛不是普通的乐器，用起来可是要见血的。夏夏若喜欢，明日——」

他话还没说完，那粉团子又闹开了，哭着喊着说不听。

终是绝尘缴械投降，「那日后爹爹得教你用这法器了。」

粉团子举起那晶莹剔透的玉笛，日光透过那笛子，在她脸上投射出浅浅一道影子。绝尘将她抱起，她笑得神气机灵。

泽尹撇撇嘴，绝尘这女儿奴，碎玉笛是何等仙界宝物，竟随手拿去哄了个小丫头片子。可是他也不禁在想，这娇气粘人的丫头怎么长成了那冷若冰霜的女子，仿若拒人于千里之外。

13、

眼前的景象一转，周围却是沉沉夜幕，冷僻的宫殿内没有掌灯，一华服女子披着长发，坐在妆台前。

泽尹正好奇这妖艳女子是何人时，忽而一少女闯入殿内，扑在了那女子怀里。

那少女稚气未脱，可隐隐约约能看出是个美人胚子，她哭道，「娘亲！」

一少年跟在茯夏身后，小心细致地关上了门，才走上前来，步伐有几分急促，「母君，都安排好了。」

长月点点头，松开怀里的茯夏，道，「陌儿，夏夏，别怕，娘亲会保护好你们的。」

「我们非走不可吗？」那少年皱起眉，似是担忧得很，「既知贼人夺位的野心和计谋，为何逃的是我们？」

长月美艳的眉目里有些疲惫，「陌儿，母君是争不过你那七个舅舅。」

她有几分落寞地笑道，「魔君之位，本就是帮他夺的，倘若他没有选择离开，我是说什么都要争一争的。」

那少年淡漠道，「还提那人作甚？母君等了五千年，这还不够吗？」

「兄长，别说了。」茯夏扯了扯他的衣袖。

泽尹心里一沉，长月不知绝尘早已.....

另一个清冷的声音在他心底响起，「你知道，我娘亲等了他多久吗？她整整等了他两万年，直到她死的那一刻都相信我爹一

定会回来的。」

他想起，几万年前，魔界的动乱，魔君长月消失不见，接着七个魔王进行混战，后来也未曾统一，而是各自划分了势力范围。他为完成绝尘的遗愿，寻找着长月的踪迹，与此同时，魔族也未曾放弃派人搜寻。

接下来的明忆石，将渠因的过往剪影走马观花般地呈现在他眼前，他忘了自己尚处于情境中，只感到心里头有块地方在随之痛着，无法言语。

茯夏五千岁时，长月在魔族的追杀下内丹破碎，危在旦夕。茯夏瞒过了长月和之陌，一路打上了药王的决明山，最后败在了药王大弟子手下。

「妖女，有何目的？！竟敢擅闯决明山？！」

一众弟子围在她四周，她方才受了一掌，伏在地上。

「师兄，她说什么？」

「没听清啊。」

一胆大的将耳朵靠近她，倏忽笑道，「这妖女竟然要求金凝丹。」

「金凝丹可是绝世稀品啊，四海八荒内唯有两颗，一颗在九重天上光玄帝尊手里，神魔大战中用在了战神泽尹君身上，而这剩下的一颗在咱们师父药王莫怀手里。」

「这妖女身上的气息十分古怪，依我看还是交给师父处置。」

14、

众人施着咒，银色的仙锁将茯夏缠住，她支撑着勉强起身，手里紧握碎玉笛。

她怯怯地看了下眼前的仙门弟子们，有些无措地往后退了一小步，那仙锁又将她扯住，犹如困兽，动弹不得。

儿时她尚在娘亲和兄长的庇佑下，哪怕是后来面对魔族的追杀，也总有他们挡在自己身前，怎知外界险恶？怎知自己神力不如人？

如今剩一腔孤勇，她似是打算以死相博，拼尽内力要挣脱开仙锁。

也不知为何，那一个个仙门弟子莫名有些心软，只觉眼前这女子惹人怜惜，下不去手。

「要不算了吧，她被打伤了，赶她走就行。」

「跟个女流计较作甚？」

可大弟子冷哼一声，他道行颇高，并不为所动，「别中了妖女的媚术，拿下她！」

仙门弟子闻言个个都红了脸，像是为辩白般地加重了神力。

宛若骨裂般地剧痛在她身上蔓延开——



她以赌上自己的极限，力量在她体内冲撞着，仙与魔气一时间失去了制衡。

倏然，仙锁断裂——

随即，她双眸发红，逼出了一掌，掌风扫过众仙门弟子，顷刻间他们皆来不及逃脱便被重重击伤。

碎玉笛停在了大弟子的咽喉前——

「妖女，你敢杀了我，就是以整个决明山，整个仙门为敌！」

「那又怎样？」她缓缓走上前，看着碎玉笛一点一点地刺入他的喉，血流了下来，那张脸因痛苦而扭曲。

众弟子满是错愕，悲愤一拥而上，想救下大弟子，却被茯苓狠狠击开。

「大不了把你们都杀了，拿到我想要的东西。」

天色骤暗，风声狂啸，边际滚滚的云层泛起了紫光的边。

「紫层云，是帝尊！」

「今日是千年一次的浴礼，光玄帝尊会出一次无忧宫！」

「师兄有救了！」

下一秒，碎玉笛破碎，四分五裂地向四周迸开。

她还未反应过来时，身后似被一击，接下来一股力量将她按在了地上。

四肢传来钻心的痛感——

并没有其他人接触自己，甚至并没有人靠近，可她的身体却像被控制了般，动弹不得。

「见过光玄帝尊！」

她听见一淡淡的男声道，「莫怀呢？」

「师父今日去寻南海陂陀仙师品茶论道了。」

「这样啊，本尊好不容易来一趟。」

「帝尊，这妖女伤我仙门，定不能轻饶。」

那淡雅的男子浅笑，似高高挂起道，「再废话，你们大师兄就要仙陨了。」

仙门弟子噤若寒蝉，忙带着那大弟子退下。

湛蓝色的衣裾出现在茯夏眼前，她听见头顶上传来一略有些冷漠的声音，「有求于人，却出手伤人，真是好本事。」

五千岁的她在三界终归还是涉世未深，有些沉不住气，闷声道，「是他们不肯给我。」

「但像这样，什么东西都靠抢的，就能得到的吗？」光玄轻笑了声，「况且，你还这么弱。」

她缄默了许久，她不知道他人口中的「帝尊」是何方神圣，只觉单凭方才他那诡异的力量，便可知晓此人神力莫测。

与他相比，她确实弱，宛若蝼蚁般的弱。

她倏然问道，「你有得不到的东西吗？」

光玄略微思忖，答道，「没有。」

「金凝丹可以救我娘亲的命，即便我得不到，我也会拼死去讨。」

「如此，求人该有求人的姿态，凡人来决明山求药尚且需要三跪九叩上山，何况你一……」他顿了顿，却道，「你一外族。」

他指尖一挥，缚在她身上的力量顷刻消失，碎玉笛在她眼前凝结回原样。

后来，当药王莫怀回到决明山时，他见到一女子衣裙肮脏狼狈，跪在山门前。她的额前紫青，双手沾满污泥草屑，膝盖底下的血迹渗透了白衫。

光玄骗了她，上决明山的一万级台阶，沿路来雷击雨打，怎可是凡人能承受的？这本是药王收徒的考验。

莫怀笑道，「还不快来拜见为师？」

「我是来求金凝丹的。」她倔强地注视着那仙风道骨，满头银发的老者。

那老者被她盯得有些局促，「为何？金凝丹乃三界绝无仅有的珍宝，怎可轻易予人？」

「我娘亲内丹破碎，危在旦夕，来求药王赐金凝丹救我娘亲。」

话罢，她重重地磕了个头。

「来求药王赐金凝丹救我娘亲。」

俯身，磕头。

「来求药王赐金凝丹救我娘亲。」

俯身，磕头。

.....

莫怀终是叹了口气，扔给她一个锦囊，「这里面是决明火，可暂时替代内丹，维系你娘亲的生命一段时日。」

「至于金凝丹，假若你能拜入本座的门下，学完本仙所有的医术，本仙便把金凝丹传给你。」

「拜师？」她坦诚十分，「我是魔族之人。」

莫怀抚须长笑了阵，「那又何妨？何况，你也是天族后人。」



那一半，属于天族父神座下首席神侍者绝尘的血脉，至高无上。

后来，她回去见娘亲和兄长，将决明火交给他们后，回到了决明山，拜在了药王莫怀的座下。

「从今谨记，

一不可出山门，

二不可出手伤及无辜，

三心存善念，救济众生。」

本文由 [Circle 阅读模式](#) 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